

NŪ SHEN

〔苏〕弗·多马舍维奇 著

王经伦 刘小中 译

5

女神

长江文艺出版社

I512.45
D977

女神

[苏]弗·多马舍维奇 著

王经伦 刘小中 译



SBK25/02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译者的话

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维奇·多马舍维奇 (Владимир Максимович Домашевич) 是苏联白俄罗斯共和国当代著名作家。他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于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州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一九五三年毕业于白俄罗斯大学，一九五八年开始发表作品，多为中短篇小说。被译成俄文的有四个中篇：《觉醒》、《女神》、《毕业班大学生》、《腹背受敌》。

多马舍维奇作品的题材多涉及农民生活和卫国战争，也写伦理道德问题。特色是情节扣人心弦，又内涵深沉。文笔流畅，朴实自然。

《女神》是一部描写苏联当代青年生活的伦理道德题材的小说。作者运用倒叙的手法，层层推进，为我们展示了几种不同的恋爱、婚姻关系及各种人对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态度。雅尼娜和前夫奥斯塔普立克在战争年代英勇抗击德寇，生死与共，值得赞叹；而后她和比她小十岁的里亚霍夫斯基结婚后，一味迁就，顺从丈夫，终被遗弃，令人同情；“女神”维罗尼卡被里亚霍夫斯基的文雅谈吐、翩翩风度所吸引，所迷惑，草率嫁给了这个极端利己主义者，实在可悲；而她在意识到受骗上当之后并非一蹶不振，就此荒废学业，虚度年华，而是不惜一切地发奋学习，终于学有所成，

自立于社会，这又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巴什卡对维罗尼卡一往情深，他们在离别八年后的重逢给人以光明，以希望，使读者不由得要为这两个青年人祝福。

作者笔下的人物性格各异、完整丰满。里亚霍夫斯基虽然是个极端利己主义者，却能博得许多人的好感，因为他不仅才思敏捷，温文尔雅，而且懂得为保护自己的名誉需要作些自我牺牲。维罗尼卡这个人物的性格也是立体化的。她在认清了丈夫的自私本质之后，还是希望能够维持貌合神离的家庭关系，这说明了她的软弱，但后来她能在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的同时坚持学业，这又体现了她的坚强。

小说的结尾不落窠臼。作者没有从恶有恶报的愿望出发去使里亚霍夫斯基受到什么惩罚，而只是对他给以谴责和讽刺。这种结局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而且寓意深刻，更加深了作品的认识意义。同时，它并不破坏作品的教育意义，使读者认识到在自身的人生道路上应该怎样去做，对美与丑、善与恶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象“女神”维罗尼卡这样美丽纯洁的女性，对于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仅仅慑于法律不去伤害是不够的，还应该发自内心的加以爱护。

相信，读者会从这篇小说中得到美感的享受和有益的启迪。

译者

—

列车距明斯克还很远，可长着淡褐色头发的年轻大尉已经不耐烦了，不时地看着手表。他提早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穿上大衣，戴上军帽，急得如坐针毡。还在莫斯科时，他刚一走下舷梯，就觉得自己有点不适之感，似乎正在发生一种怪诞的、不易察觉的场景变换，正在产生一种新的、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感情，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一种在近年来日常生活中已经忘却了的感情。

心灵中的什么东西复苏了，解冻了，他仿佛回到了过去，那时他不是威武的大尉，不是摩托化步兵连连长，而是无忧无虑的巴什卡，一个普通的农村小伙子，来到首都，成了语言系的大学生。大学生……当然，他当大学生的日子并不长。上二年级时，父亲在一次车祸中死了，他就离开了大学，进了军官学校——他不想靠妈妈养活，或是向弟弟妹妹们求助，他们自己还需要帮助呢……现在，他请了假，正归心似箭地前往位于明斯克郊区自己的家乡。

也许，只是在现在，在这块土地上，他才感觉到，自己在远方的异地他乡缺少的是什么——那里没有亲近和亲爱的人，听不到母亲那抑扬起伏的话语。这话语从孩提时起就伴随着他，听起来总是那样柔和，总能勾起甜蜜的回忆。甚至周围的空气也仿佛和他近年来呼吸的迥然不同……

大尉站在车门旁，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颇有兴致地目送着车厢外的一幢幢高层住宅，一排排高耸的工厂烟囱，注视着烟雾中依稀可辨的电视塔。看着这似曾相识的城市，他的心跳不由地加快了。前面出现了横跨街道的高架桥，这条熟悉的街道上，有他生活过一年半的宿舍，在他的心目中，宿舍如同家一样亲切。简直想跳出车厢，跑向宿舍……

皮肤黝黑、满头乌发的年轻女乘务员（她穿的衣服也全是黑色的）把大尉挤到一旁，打开了出口的門。车轮在进站道岔上嘎嘎作响，司机减低了车速。列车驶进车站。

“请把通道上的提箱搬开，它们碍我的事，”乘务员请求说。

大尉立刻把提箱挪到离門较远的地方。

乘务员微微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她把台阶上的铁板翻到了车墙边。

“我知道，您着急……有人接吗？”

还在车厢里她就对大尉非常关切了，可大尉却报以有礼貌的冷淡。

“有……”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车站上不会有任何人等他。

旅客们没有挤作一团——正是早晨，前面有一天时间呢。

大尉下到月台上，环顾了一下四周。有点变化……对，是地下通道，以前这里是没有地下通道的。他不喜欢地道。有一次他在莫斯科的地道里转了向，好久找不到自己的路线，从此以后他对地道产生了反感。

一个胸前佩着搬运工牌子的上了年纪的铁路工人很快推

着小车来到大尉跟前。大尉默默地把自己的皮箱放到了小车上。搬运工推起小车沿月台走去。

大尉跟在后边。

低矮的灰色车站，宽阔的柏油路面的车站广场，远处高耸的四角上带有塔楼的住宅楼，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市内的、长途的，熙来攘往的人流……这一切多么熟悉啊！而同时又是新鲜的。人多了，比起当时，十年前，要多多了。车也多了，无论是载重车，出租轿车还是公共汽车，它们都闪耀着鲜艳的油漆，看上去很舒适。人们来去匆匆，每个人都忙于做自己的事情，考虑自己的问题。四周人声鼎沸。这些以前在这儿不曾有过。生活换了另一种节奏，另一种速度。看吧，这就是技术革命！它处处显而易见……

搬运工似乎看透了这位顾客的想法——在物件寄存处旁停了下来。大尉给了他三个卢布；以前他从未享受过这种服务，总是自己提东西，现在他怕委屈别人。搬运工谢过了他的慷慨，立刻消失在喧嚣的人群里了。大尉存了提箱，手头只留了一个装得鼓鼓的黄色公文包，里面装着毛巾、香皂、牙刷、牙膏和为备万一的半个面包，一听鱼罐头。

现在该去汽车站打听一下，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开，也许还可以先买好票。大尉远远地望了一眼不大的两层楼的车站，忽然认定，时间还来得及。他想在城里观光一番，在街上走一走。他漫无目的地穿过广场，向有塔楼的大厦走去。那是城市的大门，明斯克的中央干道就从那里开始。这里还和以前一样，逼着有轨电车，而无轨电车站迁移到了另一条街的深处，——这样可以稍稍减轻一下这个地区人流集中的压力。

车站旁聚集了一大群人。开来了两辆电车，人群拥向车门——大家都急着上班。

第一辆车上乘客已挤得水泄不通，终于开走了。第二辆车里松快多了。大尉毫不费力地上了车，四周看了一下，掏出零钱买车票。可是在通常的位置上没有找到自动售票机。车里也没有售票员。他走到前门，在司机室旁边浏览了一遍乘客须知，原来，要向司机购买二十或四十戈比一本的车票。大尉这么做了，买了一本二十戈比的车票。“够今天用的了，”他想。

车上的人越来越多，但还有空座位。他在电车通道右侧一个靠窗的位子上坐了下来，希望能看到个熟人。然后又不禁笑了：这个怪人，想什么呢！才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就想到处找熟人！况且已经过了那么长时间……可一种奇怪的紧张感始终萦绕在他心头。他开始更加专心地察看行人的面孔，似乎害怕漏过自己要找的人。

可是，一切努力都是徒然，在这城里他没有任何熟人，只知道一个叫波塔宁的年轻少校，是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出差时结识的。少校在军区司令部服役。大尉还留着少校的地址。他打心底里希望少校能帮他 from 遥远的外贝加尔调到白俄罗斯的什么地方，哪怕调到西部边境也好。这件事他们当时谈了很久，波塔宁也答应帮忙。但一年后的现在，事过境迁，说不定，少校已经不在明斯克了。

一个乘客喊道：“开车吧！”司机好象就等着这个命令，启动了电车，关了车门。大尉从窗口看见两个人向电车奔来——一个不高的男人和一个苗条的青年女子。那男人穿着咖啡色大衣，帽子也是咖啡色。那女人一身红，掐腰的大

衣，线织的帽子，秀气的高跟漆皮鞋，甚至连小提包也是红的。当这对男女跑到车门跟前时，大尉从座位上跳了起来，高声喊道：

“司机！请停车！”

可是司机大概没听清，反而猛然加速。大尉无可奈何地瘫在座位上，向后望了一眼。那女子笑着向这边招了招手，似乎是朝他招的。

这突如其来又转瞬即逝的幻影使大尉感到震惊、压抑。他靠在椅背上，用手掌蒙上了眼睛。他认识那个身着红衣的女人。

二

当时，巴什卡·柯里茨基正上大学二年级。人生的幸福年华刚刚开始，他以为这是无止境的，他毫不费力就当上了大学生，因为中学毕业时他得了银质奖章。父亲希望儿子继承父业，进理工学院，当一名机械师。父亲是司机，巴什卡也对汽车很感兴趣，开起父亲的卡车来相当潇洒，而且熟悉所有的螺帽、螺丝，经常帮助父亲修车。但他还是进了语言系。在这以前，他已经在悄悄地写诗了，梦想能成为一个诗人。

一年级学下来出奇地轻松，他甚至没发觉时间是怎样飞过去的。巴什卡和同学们交了朋友，已经不再隐瞒自己的习作，还把自己的诗送到一些青年报纸的编辑部。他的诗偶尔还被发表了。朋友们鼓励他，预言他将取得辉煌的成绩，而他也陶醉于赞扬声之中，有时甚至深信自己会在文学上获得赫赫声誉。

二年级的学习开始了。一天，他们以“老同学”的资格去看望新生。就在这时，巴什卡就象人们所说的，落入了情网。他没有想到姑娘的美貌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在那个难忘的晚上之前，他一直认为，所有的姑娘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心只是偶尔对姑娘含情脉脉的眠神报以不寻常的搏动。但只要他立即排除这种诱惑，不去细想这些情感，拿起书本来，一切就都过去了。

但这一次他的感觉非同一般。正象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主人公说的，小伙子只看了美人一眼，他就被爱神之箭射中了。这是个神奇的姑娘，非凡的生灵，与那些在他心里引不起特殊情感的姑娘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他这个二年级学生是在教室里，在一群一年级学生中看到她的。看来，这种场合足以使他勇气倍增。可是巴什卡缺少的正是这种勇气。青年人都在互相结识；彼此询问着谁是从哪里来的，互相开着玩笑、笑着。只有巴什卡·柯里茨基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挤不出一句话，迈不开一步。两只脚仿佛长在地板上了。她的银铃般的笑声在他耳边回响。他看到她那洁白整齐的牙齿，神采飞扬的眼睛和绯红的面颊。他觉得，她的饰着金发的面庞正放射着一种特殊的光，使人陶醉，使人心动；真想高兴地大叫一声，仙女，女神，美人鱼——还能用什么来比喻她呢？

铃声响了，大学生们高声说笑着从走廊里拥进各自的教室，各就其位。

巴什卡坐在第三排自己的座位上，准备聆听中世纪文学的讲座——关于行吟诗人，游唱歌手和韵文故事。他甚至试图记下老师的话，但都毫不奏效，全部心思都被那金发美人

占据了。他看到了她的微笑，雪白的牙齿，活泼、神采飞扬的眼睛，看到了淡紫色的长裙，腰间系着的宽宽的白腰带，看到了精巧的颈项上光闪闪的项链，一双标致的脚穿着细跟高跟鞋，因而姑娘显得愈加妩媚动人。袅娜的举止，少女胸脯的线条，所有这一切都历历在目。

怎样结识她？怎样才能引起她的注意？可他对她来说是什么人呢？……农村的牧童，集体农庄庄员，司机的儿子……此外还有外貌。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漂亮。矮矮的个子，蓬乱的黄发，尖鼻子，厚得象肿了一样的嘴唇。农村人的红脸膛，宽大固执的额头，呆板的灰眼睛，所有这些都太平淡无奇了。难道他能得到这样美丽的姑娘的青睐吗？而周围那么多小伙子，既可爱，又幽默，衣着考究，谈吐风趣，恭维有方……他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从那天起，巴什卡一反常态。一会儿拼命赶开对女神的思念，在图书馆一头扎进书本里，一会儿又忽然变得沉思默想，一言不发。他开始注意打扮自己，每天烫裤子，皮鞋擦得锃亮，甚至还买了两条领带……

同学们发现这些变化，常在背后偷笑他。而当着他的面时却不提此事，免得因为一个不小心或粗俗的词刺伤他的心。而小伙子还确信没有人猜到他的心事，对谁都守口如瓶。可有一天，他在自己枕头下面发现一个字条，上面用印刷体的大字写着：“日美尔基娜，维罗尼卡·伊万诺芙娜，语言系一年级，明斯克人，托尔斯泰街21号。”

巴什卡简直象触了电，站在那里，呆愣愣地看着字条，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是命运？可命运为什么要加快事情的发展？说到底，同学们怎么会知道他的隐私呢？难道是睡觉

时说梦话了？巴什卡望望四周，似乎害怕有人观察他，慌忙把字条塞进西服小口袋，抓起帽子和自己的旧雨衣，上街去了。

他想单独呆一会儿，平心静气地通盘考虑一下。“下一步怎么办？”他想。“要不要去找她，把一切都坦白地讲出来？不行，勇气不足……要不就听其发展？……也不是好办法。谁知道会不会有机会和她单独在一起，好好谈一谈呢？不错，离毕业还早着呢，时间还来得及。但仍然应该采取行动，不能拖延。要么，和同学们商量一下？他们送字条是必有所为的，是要提醒我，别蒙头傻睡，打错了算盘！出主意当然容易，给别人治伤谁都会，但如果事情逼到自己头上，你无论怎么哭，怎么叫，也不会有人帮助你……”

巴什卡在行人熙攘的街道上信步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了图书馆所在的生物楼。从一年级到现在，他在那里苦熬了多少夜晚。他喜欢安静的大阅览室，那里几百名大学生，不论是小伙子，还是大姑娘，都在聚精会神、孜孜不倦地钻研科学。

巴什卡看看手表，整九点。许多学生已经还了书走出来。有的回宿舍，有的还要在灯火昏暗的城市街道上走一走，谈谈新闻，随便说笑一阵，还有的赶着去电影院看末场电影。

巴什卡停在门口，默默地目送着走出来的学生，注意着姑娘们——他在找她。毫无疑问，他无论怎样都能认出维罗尼卡，哪怕她打扮成农村小媳妇。

“是不是应该进阅览室里去？”一个念头闪过。“不，再站一会儿，如果她还不出来，我就进去。”

巴什卡发现自己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三十岁上下、身材高大而匀称的男人，他显然不是大学生，身穿华达

呢高级风雨衣，头戴灰色礼帽。巴什卡不满地皱了一下眉头，似乎这男人的什么东西妨碍了他。陌生人有些南方人特征：满头浓黑的头发，灵活的黑眼珠，鹰钩鼻子。

那男人不耐烦地一会儿看看阅览室门口的大挂钟，一会儿看看闪闪发光的手表——看上去象是镀金的手表。他几次在前厅里前后踱来踱去，脚上的咖啡色高级皮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巴什卡不知为什么暗想：要不是这个见鬼的“希腊人”，他今天肯定见到了维罗尼卡①——尼姆法②，他已经暗自给这位无比美丽的姑娘取个新的名字。

他刚想到这儿——真神！——她在门口出现了：身穿浅色毛线衣，灰色的短裙和同样颜色的毛线帽，双手抱着书包和几本书。她的衣服都出奇地可体，恰到好处……

巴什卡身不由己地迎着她走了几步，突然愣住了——黑发“希腊人”走到维罗尼卡跟前，从她手里接过书包和书。姑娘朝着他甜甜地笑了，露出洁白美丽的牙齿。那男的煞有介事地挎起她的胳膊，把她带到衣架跟前，帮助她穿上轻巧的淡紫色大衣。一分钟后，他们离开了前厅。

不知所措的巴什卡忧郁地目送他们走到街上。

三

尽管如此，他不久以后还是见到了她。那是十月革命节

① 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

② 希腊神话中山林水泽的女神。

前夕，在化学系体育馆举行的一次舞会上。

那次他彻底地被她迷住了。在那以前他还能勉强抵抗，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而那次则完全丧失了理智。看着她，巴什卡陶醉在幸福之中，他甚至想当着几百个大学生的面，当场跪在地上，高声坦白说，他爱她，离了她一分钟也活不了。

维罗尼卡果然成了神话中的天仙、女神。她身穿白色长裙，腰间系一条银光闪闪的细带子，淡褐色的卷发略带一抹黄色，如同天鹅一般的脖子上系一条项链，手套是白的，小巧的漆皮鞋也是白的。这身打扮简直使她飘然欲仙，与其他女学生实在迥然不同。而最主要的是，维罗尼卡身边没有那个高个子、黑头发的“希腊人”，那个阴沉的魔鬼，这是巴什卡心里给他起的绰号。

自然，维罗尼卡是和本年级的女生在一起。她们围成一团，在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只要音乐一响，她们就不等小伙子们的邀请，成双成对地步入舞圈内。

巴什卡并不特别喜欢跳舞，那次本来也没想到要去参加舞会，是同学们死乞白赖地把他推出了宿舍。这个人给他一条时髦的领带，那个人塞给他一件尼龙衫，还有一双新鞋。舞会前他甚至在小食店里喝了一杯啤酒——壮壮胆子。但头脑中令人惬意的晕乎乎的感觉很快消失了，勇气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他已经想象不出，该怎样走近自己的女神，向她说些什么。而这时，比他勇敢的小伙子已经在邀她跳舞了。

此时此刻，他恨自己窝囊，恨这农民世代相传的拘谨。刚才还气壮如牛，可一到关键时刻，又胆小如鼠了。假如有人委屈了她，欺负了她，那他一定叫大家看看他的本事！而她

也就会立刻明白，在整个世界上她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忠实的朋友、保护者和卫士了……

但是舞会很顺利，平安无事，谁也没打算委屈维罗尼卡，看来，巴什卡没有机会显示自己的决心和力气了。他几次试着走向女生的圈子，可是仿佛和他作对似的，每次都有个男生站到了维罗尼卡身旁。

终于，他的一片苦心感动了上帝：巴什卡听到小声的惊叫，立刻辨出是她的声音，又马上发现，有什么东西落到地板上，摔散了。好象是一把豆子撒在脚下。项链！线断了，项链散了，她的项链！在周围跳舞的人放慢了脚步，巴什卡象只豹子一样冲到他们脚下，把还串在线上的珠子捧在手中，又俯身去找其他的。他在跳舞的人群脚下找到几粒光闪闪的珠子，它们是淡绿色的，就象长满水草的河水。他把珠子倒进上衣口袋，看了看四周，向着女神走去。她正和一个高个子姑娘站在一起，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他走到她跟前，掏出一把闪闪发光的珠子给她看，忽然又变了主意，把它们放回口袋里。

维罗尼卡睁大眼睛，有点不自然地笑了起来，然后说：

“谢谢您，我还以为找不回来了呢。”

当然，谢过巴什卡，维罗尼卡完全没有想到他会不归还她珠子。巴什卡看出这一点，就感恩地看了看她的眼睛，回答说：

“放在我这儿丢不了，您别着急！”他说话的声音果断勇敢，连自己都吃了一惊。

“您是我们这儿的吗？”她问，显然是要知道，他是否也是这所大学的学生。

“语言系二年级，柯里茨基，”他自我介绍后，不知怎么腼腆起来。“我认识您……”他想说“女神”，但及时地停住了。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别人会这么叫她，更确切地说，是他，巴什卡暗自这样叫她的。

“谢谢，晚会结束后把项链还我，好吗？”维罗尼卡说，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在这之前，她把这微笑慷慨地赏赐给所有的人，就是没给他。

巴什卡同意地点了点头，又一个人站在那里。他喜形于色，仿佛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而她又跳起舞来，无忧无虑地笑着。

巴什卡带着口袋里的无价之宝，急不可耐地等着舞会结束。他不时偷偷地拿出一两粒珠子，欣赏它们精致的光泽，迎光看去，不计其数的淡绿色光点组成了神秘莫测的光。“但愿这晚会快点结束！”——巴什卡已经迫不及待了。

但是，事与愿违。

在两轮舞曲之间的间歇中，那个“黑色的魔鬼”穿过舞场走来。他穿着黑色高级礼服，衬着白色的胸衣，领带打成蝴蝶结，闪着漆皮亮光的半高腰皮鞋随着他的脚步咯吱作响。他在女神旁边站下来。看来，他事先知道，她会在那里等他。

“希腊人”小声向维罗尼卡说了些什么，她抱歉地微笑了一下，向女友们点了下头，迅速环视着舞厅，好象在找什么人，然后向门口走去。那个可恨的情人煞有介事地昂起长满卷发的脑袋，跟在她后面。

巴什卡真想跑过去，把珠子朝他那自负傲慢的脸上甩去。让他知道知道，这里的人是怎样看他的。只是为了女

神，为了她的宁静，巴什卡才没有这样做，更糟糕的是，他现在不知道怎样处理项链。追上女神，还给她？把它交给站在女神旁边的那些女孩子？“不，”他暗想，“先放在我这儿吧，它在我这儿丢不了……”

可是女神……难道她已经身不由己了吗？难道她已经全身心地属于这个“黑色的魔鬼”了吗？如果那样的话，还有什么必要可怜巴巴地追求呢？有什么必要指望奇迹的出现呢？我们的时代是没有奇迹的。应该把女神抛到脑后，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自己算什么人，向哪里钻？追求什么？应该有自知之明，别忘了你的地位和出身；然后才能有所所想，有所追求。

巴什卡垂头丧气地回到宿舍，久久无法入睡，极度的委屈折磨着他的心。

祸不单行。那次晚会后一星期，他忽然收到妈妈从家中发来的可怕的电报：“父遇难，归。”

巴什卡赶在父亲还活着时见到了他，可父亲已经不认识儿子了。他的脊椎断了。有一个小孩由于没照看好，跑到了路上，父亲为了救孩子，把汽车开进了沟里，高速行驶的汽车撞到树上，翻了……

巴什卡觉得，太阳黯然失色，周围一切都沉入到无边的黑暗之中。

埋葬父亲后过了几天，巴什卡返回大学，退了学。

他托同年级的同学把项链还给了女神，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她……

次年，巴什卡·柯里茨基报考了步兵军校。